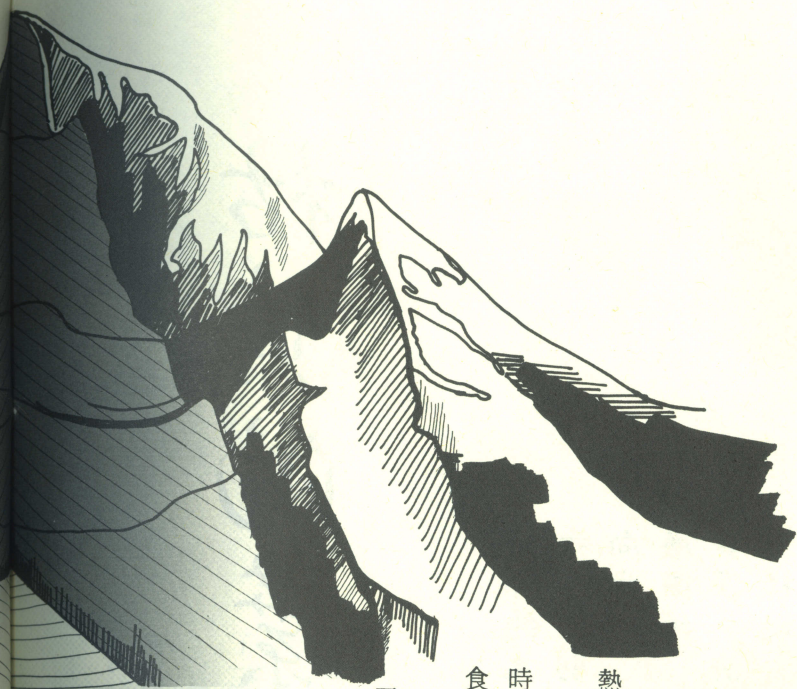


武陵江盛

文·白明奇
圖·陳益勳



就從那晚在餡餅店遇到江盛說起吧。

那天他剛從武陵四秀下來，一個人窩在角落裏吃著餡餅，我點了碗牛肉飯和一盤小菜，倒了杯熱茶坐下來，想一些剛剛在社裏頭發生的事情，陷入一場無奈的情緒裏。

不久，老板將小菜端上時。調侃我是不是被老師留下來問話，我答以微笑，然後開始進餐。這時，店裏便只剩下江盛和我兩名顧客，老板將鐵門拉下，擺出了菜飯準備與老板娘共進晚餐。江盛食畢，也倒了杯茶坐到我身旁，回答我有關武陵四秀的問候。

江盛現在已經是馬偕醫院的實習醫師了，與他認識是在新生訓練時，當時他是弦樂社長，我填了社員卡後便消失無踪，往後便被他冠以逃兵的罪名多時；之後，在詩社、人報偶爾有與他共談的機會，只覺他是個豪放不羈的俠者。直到跟他住隔棟大廈，見面機會才又多了起來，但也都止於寒暄點頭之交。升上五年級，我又聽說，他常常在學期中失蹤一段時日，跑去爬山，我才開始再度強烈地感覺到他豪放的個性。

他告訴我，下武陵四秀後，在往天祥的山路中，遇著一名老婦人，刺青的臉，特殊的飾物，羸瘦的身軀，一名典型的山地老人。雖然言語不通，透過一股人類真誠自然的交流，江盛暗示她坐下「聊天」，他開始將背包裏的糕餅、食物、打火機拿出來贈予老婦，也不知道





爲什麼要這麼做，就這樣，找呀找地，最後將一件棉襖也送給了她，他又拿出照相機爲她拍照，然後吃著糕餅，靠著似懂非懂的隻字半語，互相交換了一些訊息。最後，江盛道別以日語：さよなら，這回她完全懂了。

過了橋，江盛向橋頭的攤販詢問老婦的情形。原來她年已八十一，獨自住在橋後的山上，一處必經稍陡的山路方抵的地方。每天靠著與人拍照收取的酬備維生，有時攤販會送她一些飲料食物，幫她介紹生意，老婦她會報以自種的甘藍菜，和爲攤販打掃環境。攤販主人意識到江盛有意不斷地向他們購物，到走時，還反送他一堆禮物。江盛最後要攤販主人轉告那名老婦，說明年此時，他還會再來，希望那時能與她在山上小木屋共同生活一段時間，要她好好保重身體。

聽到江盛的敘說，我很感動，一陣酥麻的感覺貫透全身，我開始意識到什麼叫生活。

他又告訴我，剛開始爬山時，只知道攻頂，只知道傻傻地踩著步伐前進，後來逐漸開始懂得攝影、筆記、認識植物、景觀，開始研究山地同胞的沿革、生活。

什麼叫生活，什麼叫實實在在、貼切地活著？我們曾經心平氣和、安安靜靜地想過嗎？

此刻，我的一些酒伴都已上床睡去，紅透的電熱器左右不停地散發著炙熱的溫度，羅司托波維奇正主奏著德弗乍克的大提琴協奏曲，柔和的燈光、柔和的夜，對比著窗外冬至前淒冷的景色。我趁微微酒意，清醒地處理複雜的心情。

我愈來愈不理會那些掛在嘴邊的愛國情操、偉大理想，或者精深博大的哲學理論，愈來愈不重視那些可以靠速食方式獲取的知識或理念，我開始很清醒地去欣賞他人的生活方式，我發現唯有將知識、想法落實到生活，那才是真的。

看，我們常常爲一些不得終解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，而讓徹夜激辯的結論或作法，如不足以存的夜氣般消失殆盡；常常爲他人的精闢的分析、高深的哲理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而在日後他們不恥的行徑中，失望地幾乎死去；常常教著別人如何去面對失敗的愛情，而自己，却又表現的一無是處。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，使我們抓不到生活的重心，像一潭死水上的保麗龍板，被恣意的風一吹，漫無目標地飄來飄去。

那天飯後，我和江盛走在窄窄的二八四巷，聽他繼續敘說山裏的種種樂趣，道別時，他邀請我有空時，去欣賞他的攝影作品。

我想我會去的，我寧願從他實實在在的軌跡裏，去了解他的生活方式，就像江盛明年想去同那名老婦共住的心情一樣。